

9¹T 5422 / 3263

~~5422/3263~~

玉茗堂文集目次

卷之一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蕪湖張令公給由北上序

壽方麓王老先生七十序

章本清先生八十壽序

張洪陽相公七十壽序

代

哈佛大學哈佛葉京
圖書館珍藏印

李敬齋先生七十序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 有歌

賀馬母王恭人六十壽序 有歌

卷之二

吉永豐家族文錄序

周青萊家譜序

大司空心吾張公年譜序

睡菴文集序

騷苑笙簧序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趙乾所夢遇仙記序

劉氏類山序

雲聲閣草序

易象通序

劉大司成文集序

卷之三

趙仲一鶴唳草序

滕趙仲一實政錄序

趙子暝眩錄序

趙仲一鄉行錄序

太平山房集選序

調象庵集序

株宏先生戒殺文序

光霽亭草序

張氏紀略序

蘭堂摘粹序

超然樓集後序

卷之四

李超無間劍集序

耳伯麻姑遊詩序

學餘園初集序

太學同遊記敘

二周子序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

序

吳越史纂序

岳王祠志序

春秋輯略序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如蘭一集序

讀漕撫小草序

岳陽王氏宗譜序

義墨齋近稿序

朱懋忠制義敘

卷之五

蜀大藏經敘

五燈會元序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攬秀樓文選序

合音序

張元長噓雲軒文字序

丘毛伯初序

汪闈夫制義序

陽秋館詩賦選序

明德羅先生詩集序

徐司空詩草敘

金竺山房詩序

王生借山齋詩帙序

卷之六

旗亭記題詞

玉合記題詞

牡丹亭記題詞

邯鄲夢記題詞

南柯夢記題詞

紫釵記題詞

溪上落花詩題詞

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詞

蕭伯玉制義題詞 芳草詩題詞

卷之七

江西按察司修正衙宇記 代作

顧涇凡小辨軒記 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青蓮閣記

新建汀州府儒學記 代李太守作

南昌學田記 臨川縣新置學田記

續天妃田記 遂昌縣滅虎祠記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臨川縣古未安寺復寺田記

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卷之八

蘇公眷源新成文昌橋碑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惠州府興寧縣重建尊經閣碑

遂昌縣新作土城碑

麗水縣修築通濟堰碑

送吳侯本如內徵歸宴世儀堂碑

淪水明府夢澤張侯去思碑

臨川縣孫驛丞去思碑

卷之九

爲士大夫喻東粵守令文

爲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績棲賢蓮社求友文

卷之十

貴生書院說

明復說

秀才說

卷之十一

戴大宗師孝感頌

有序

滎河公頌

有序

卷之十二

南安孝子譚德武哀辭

有序

費太僕夫人楊氏哀辭

有序

卷之十三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

澄源龍公墓誌銘

永寧縣知縣靜寰端公墓誌銘

明大中大夫江西右叅政完樸潘公墓誌

銘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
銘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卷之十四

明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丘節母墓表

卷之十五

陰符經解

卷之十六

論輔臣科臣疏

玉茗堂文集目次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卿大夫正人在南
者皆喜有言于予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
爲政予曰子何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

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密焉者也皆以正言有
逢其怒莫有逢其視守道于今能逆世而立者
必大人嗟夫亦未旣于趙公所以爲大人者矣
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
言正見一節奇已而起則泯泯然而爲官凡若
此者皆細人也予所不爲爲其官不忍不爲其
事爲其事不忍不爲其人言之莫有聽焉以吾

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于今凡三數徙未嘗不
言其官或言天下利害不少厭其無細人之心
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出南趙公北公又謂予曰
鄒君名則益高矣而國重傷吾之北必且又然
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
予俛然歎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也
雖然公其行矣大人之行于天下也時三代之

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
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不如而可以去
故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仕也今一父母之
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之者非其勢亦
非其情古惟如彼其地分其所生人有賢者則
相爲重至于天下一則大矣視士若廣矣其勢
不得不輕占惟如彼其士皆世家相親有賢膏

相爲下而相爲待也今則天下之人矣有政而
此不爲則彼爲之矣夫大人者其心常有以自
寬誠不拘拘焉以政爲然非政莫爲也後之時
亦未遠于今之時也何以言之古惟如彼其封
內有士易以見法有讓而士益以見矣後雖有
大人急不得而知於其君其知也必且以相非
其相則其君之侍人也夫以待人而知大人宜

不忍爲然則以相其可也今可以相而知之時也若猶不得存其身且可因而存其言言而從卽其身爲之不從雖不忘爲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于魯也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則可以耳順而從心前此

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爲不惑蓋人道也旣知天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吾心卽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爲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國不傷天之道也非大人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爲大人而予又遊之乂最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

事可盡言哉

蕪湖張令公給由北上序

蕪於南都爲輔邑三百里而遙雜障丹陽宣城池間瀕江湖萑葦菹濕之所蒸田下下勾慈石蹠之間無富農而曾江上受諸權置都官百越之商在焉其駟僮多非土人土人以利盡外益貧獨雄收市租多者然常不能勝外方諸賈人

諸賈人久遠亦不復以土人爲意往往侵持之輒客爲甚常以其羸通南都貴人土人卽訟常左賈人益用豪侈衣食盛歌舞藏盜魁其中治一郡丞防江夫以蕪北盡黃山南盡艾蒿不當吳一中縣而都官郡丞挾長而三又部諸使者常受事四方諸賓常數道而集又時時爲都官丞治客爲此地令豈不難哉古之長人者務農

積衍因而訓之經術禮讓至少所訟名爲大雅
精者至欲清淨自正民至不相往來今何可得
也乃至以往云簿書期會所爲粗者今亦無能
優治焉蕪之爲蕪幾不可理獨湖張君能治之
君試令曲周以能理劇徙蕪君爲人長大美鬚
眉喜笑至御史又多廉威於蕪人與外方諸賈
豪分別其地比徭復教令無訟訟終不以通豪

貴人書失平時爲諸使者都官丞上事無所避
就供張芻午或自占疏牘問外間人士亦復纒
纒如也所治甚粗治之甚精余嘗攝簿南太常
寺事導擇諸果視犧輒廢數日書答爲諸舞人
有所治常如不盡人才乃甚相遠天子可謂能
使人矣張君入計人歌而送之來又歌相迎也
或曰肅皇帝時有張公者名御史大夫起家治

蕪有祠張君父也張君以此益精治蕪蕪人以
此益歌張君異日父子並留祠豈不異與父老
宜善事張君也

壽方麓王老先生七十序

蓋予未仕時卽知東南江海之上明經術守先
王之道者方麓王先生一人而已而怪其仕不
顯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未必不可行古之

人於今也故雖大吏不馴者用事朝未嘗無二
三通人長者其中而江陵相又名於王公爲故
雅知然竟以去何也已而知之世所名長者通
人皆非能無欲人也自以爲機曰吾且用大吏
爲天下用夫所謂大吏執政者固天下之機人
也知其如此因而有以用之則相煦而爲大吏
用卒亦未嘗用大吏爲天下用也凡此者皆王

公所不能故以九卿歸終其節得因而著書傳
之後世吾未嘗得見公問之友人王巽父曰公
頓首修項而微偃若不能言蓋恭儉儒者也至
於論天下體勢人物大小之變其中無窮嘗曰
聖人之心盡於經矣經能令入之心微而明於
濁清此王公所以不言

公不愛西

方聖人之書而其子其孫好之達舊所

敬愛學西方之道者也吾問彼東南來誰當有
道者達觀曰必方麓王先生也凡道所不滅者
真王公真人也真則可以合道可以長年蓋食
淡者不渝其恬行敦者不泄其清壽非真人之
所愛而人之所愛於真人也夫天下之生多矣
世所知必不可使壽者害世人也有其人可而
必不可壽者有可以壽者有必不可不壽者可

以壽者鄉里之行科條之材也有必不可壽而
其人可者非真人也世所謂通人長者是也或
壽之而名不全必不可不壽者真人也孝則真
孝忠則真忠和則真和清則真清進而有社稷
之役大爲可恃之臣其次不失爲可信之臣能
則行不能則退而修先王之業細性命之心人
其通理出其疑義傳書其子孫與其人將使後

之學者得以窺瞻廣意爲人焉凡若此人者無
所害於人而有功於人取天下者少與天下者
多人之所不厭而天下之所獨容也王公豈不
其人哉敢言其端從巽父諸君爲先生壽

章本清先生八十壽序

古之人曰得道者壽或曰壽而後可以得道予
頗疑之豈今之人則必有異于古之人耶生而

爲儒不一惟先生之道敖倪胥疏無所志以就
焉而俛俛然稱長老子于世者亦旣不少矣則所
云壽而後可以得道者固亦不必然矣雖然壽
者不必得道而常在乎得道得道者不必壽而
常在乎壽子言之一陰一陽之謂道顯諸仁藏
諸用知者見以爲知仁者見以爲仁逮于形容
仁智而分其樂水樂山曰智者以動樂而仁者

以靜壽然則凡有見于道之一者皆有以行其
世而善其躬陰陽之道坎爲水天下之勞卦也
行天下之險阻而不失其信艮爲山天下之止
處也藏天下之險阻而不忘其愛兩者皆根乎
西北而放乎東南其行止也必以際故曰仁知
者合外內之道也吾過南州時從章本清先生
談天人之際而喏然於易觀其生觀其自養殆

所謂樂而壽壽而樂者耶其言淵而溶漣而清
如江如河茫乎其未有涯也其容淡而端毓而
熙如阜如岡敦乎其有象也西山之間東湖之
上有若人焉可謂千載一時矣粹未有知其然
者行年八十而後乃聞于天子以爲吳聘君
復起重以宮師之學而弗敢勞亦良之義也時
行而行時止而止離之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

之嗟常以爲合于風人何不日鼓瑟之義勉壽
者以樂而先生不以爲然若曰離過中而晏笑
歌嗟嘆皆非可久之道惟終日乾乾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予然後知有道者之止無所止而有
道者之憂樂非夫人之爲憂樂也禮云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聞志氣
塞乎天地詩云夙夜基命宥密日就月將先生

之志氣其始基之也夫敢以爲先生頌

張洪陽相公七十壽序

代

今上御曆之三十一春王正月之元旬是爲洪陽張老先生誕辰也先是日長至予子婿清江令張汝霖以書來請曰洪陽先生以三立之至爲天下師而某與新建令汪元功其門士也南昌令黃一騰受知最深茲其辰也欲徼惠于大

人一言以爲壽雖吾師亦以爲微大人一言無當也予慨然久之夫星紀豫章固天下偉鉅人之處也予幸以同年爲家入侍經筵出贊卿事蓋相與雍容穆清觀于進退屈申之故者十五年而公乃東湖之上予亦雲門山中往來以道旨天下事相薦進已而上思舊德卽家起公入叅大政蓋天下自是覩有道者之業庶幾焉

凡所以爲天下者剛柔而已華亭徐公以柔承
肅祖之威而事治江陵張公以剛扶冲聖之哲
而事亦不可謂不治也剛不可以久懲之者利
用柔曰我將不修華亭之意然而時移勢反權
散而不收法刈而失理蓋敝敝者且十餘年而
公起而視其變曰天下有機耳發其機所謂轉
機決淵千仞之勢不可得而圍也雖然政本不

重不可與握機與人主不親無以攝重於是夙
夜黽勉匪躬密勿之事以精意親重於主上而
稍稍收久散之權以議其用自是綱紀法度可
得而爲也至于今天下猶莫能明其意而徒察
其功功之顯峻融徹者有二東夷之爲中國患
也蓋與肅皇帝相終始楊粵之間不足爲也
往歲遂大舉屬之高句麗以窺遼夫東北者天

地終始之際遼金元之興皆在焉宋惟不度而與和親從混同而西則神京在矣在事者曰無動而姑與爲親雖予在田間撫手而嘆何主計之失詳也已而我張公確乎任戰曰高麗且亡上者不如取之不能取則救之可以有存亡之恩而遠東夷之患於是命將度遼萬里宿重師高麗之東偏戰鯨鯢裨海之上天子倚焉高麗

奮而寇不中于遼上無東顧之憂者公之功也是時太子長仁睿聞于天下上愛之久矣而十餘年中稍有誣上行私以爲他日利者中外熒惑幾不可測而公屹然容動以上肯所在鎮朝士之心絕私家之意蓋至于今而我皇上所屬以大事者必太子也此其功在天下萬世至巍且遠然而不然者因以衆危公幸上明聖

公得寬然賜歸東湖之上書不云乎天壽平格
危者有其安者也易而知儉簡而知阻天地所
以久長也夫世亦何足以盡我公之用乎初江
陵之勿用公也龍而潛起而見大人于田則有
二大功之利已而夕惕厲乾乾之間其有難爲
者乎茲其或躍時也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惟公
休然乘之天下知其非離羣而爲邪恬如也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凝如也公蓋深于用易者
治道德語陰符至精其言曰天與善人常以慈
衛之又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蓋公所謂機者
不盡用于世而還之其身兵兇無所施其利火
木無所施其克然則公之自壽也必頓首曰
天子之賜士大夫壽公者必加額曰社稷之報
而吾以爲道德之爲也夫道德之爲人壽也保

衡周公豈不在亢危之後哉于是二三子以予
言爲然報曰夫三立者固以立德太上且公危
而天下安天下安而公亦得安然爲道此亦國
家之福也遂拜手而鋪之以爲壽

李敬齋先生七十序

富可壽乎富有萬鍾于世無一飯之澤其壽何
爲也貴可壽乎貴爲卿相于世無一言之教壽

何爲也孔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至于蔬食飲
水在陳蔡藜羹不糝噉日不舉火亦可謂貧且
賤矣其言曰知者樂仁者壽固亦有取乎樂且
壽也而壽至七十曰吾從心所欲不踰距矣當
其致嘆乎年數之不一得曰假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亦可以無太過夫所望以易終者得五十
而可而乃天幸至七十得以不踰距孔子之樂

且壽宜何如然且憤然而慨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死周公然則其所志學豈止七十其身之不踰距而足哉蓋將有所行于天下在易之觀上九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言其志非所以觀九五之生而已世有孔子之年而無周公之夢雖富且貴何如哉予友吉水李先生爲臨川學官徙教上高其人蓋有志于仁者顏其

齋居以敬而強恕自號孔子教仲弓以仁如此儒者曰以敬恕爲仁坤道也其告顏子以一日克復爲乾道蓋其說出于易乾曰剛健中正坤曰直方大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恕者絜矩而行有義方之象先生殆學于易之坤道乎第非乾知中正發覺流墜敬義亦無從而立先生之邦與其家皆世仁體之學必有以合乎此也先生

處貧賤而不憂清羸淡食而無所苦至于今強
學好禮不倦教訓鼓舞不廢樂且壽其亦近之
乎乃有進乎此者先生當孔子之年而有周公
之夢否誠不可知竊意其志止于仁上高臨汝
之徒而止哉得其徒而爲之不若其子爲之此
人情也仁莫盛于堯舜壽莫古于堯舜然而堯
以道傳之舜舜傳之禹至孔子而僅乃傳之其

徒孟軻皆不得而授其子聖人而非人情也則
可其猶人之情耶則亦豈能無介然也哉一家
之學何以異此先生有子曰宣從予遊動止言
笑能不以貧賤富貴爲向而常以不得仕養其
父母聞聖人之道爲憂年少而已舉于鄉矣極
其所志先生所欲夢見于天下而未平者意在
斯與吾謂樂且壽有進焉者歌而屬之酒歌曰

蒙山之峰可以包蒙凌江之陂可以由願遡玄
根於李老咏幽蘭於孔尼揖青衿而進酒動宮
墻而賦詩止輕噉兮明漿潤清羸兮素芝臨上
高而久視望長安兮綵衣安且吉兮上壽寶虛
明兮庶幾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

有歌

春秋時介之推從晉公子十九年歸而爵不及

焉有懟言矣母曰盍語諸介子曰身隱矣焉用

文之母曰如此吾與子偕隱漢范孟博爲使者

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心及患辭其母母曰汝得

與李固杜喬齊名何恨予讀書至此未嘗不喟

然流嘆爲人子爲人臣遭遇于世何其嶄絕蹊

蹕一至于斯也方晉公子西歸濟河雖其舅氏

犯猶中流而邀其君以備患而固利况乎趙胥

而下諸人其爲介子所羞不欲與比朝而爭祿
明矣雖然爲人臣者羞其臣不可以懟其君勞
而聽君之察君察而次諸朝相與光輔大業以
祿吾親留竹帛之名固亦無高于綿上也而必
以懟此亦人臣之大戒也漢季黨事起紀綱叢
絕公正流離滂雖有意乎澄清不可得而清也
患苦備矣猶欲與善善同其清抗厲首陽之義

天下悲而壯之雖然苟吾一身慷慨爲天下致
命顯節其亦何嫌獨如白頭老人何若此者亦
爲人子之大戒也吾友真寧趙君邦清爲人長
巨鬢好氣高厲激發自喜宛如范孟博之爲人
而殆甚當爲滕公有功德于滕請寄不通苞匭
不爲豪右所疾幸乃入爲吏部郎則急發其曹
偶豪吏駐至數十萬執政疑而畏之時南北黨

事且起公竟爲觝角擠落以去雖去而天下皆知趙君關西男子其才具氣決有異略當爲

天子信臣 天子亦雅知君君亦感愴至伏闕流涕不忍去而國家制非出上意不可測而事起重臣雖有所忌竄逐終不能遂窮其威趙君之幸乃不爲滂別其大人狀而得歸居河山之陽草笠種牧以奉太夫人膏灑裘屨而相狗兪

良幸矣時而讀書撫琴愴然君臣之際不及于懟雖廢常冀復用數與我期將東出武關遡懷湘會我漢沔之上而余以家親皆八十有六不能西君亦且以書來母夫人歲以三月三日上壽今八十二矣固不能東出關明庶風至願聞子之歌聲也嘻子綏至與其母爲綿上之操而趙君得從大夫人歲相浣濯爲家園之遊此又

臣子之大幸也君其進太夫人酒吾爲子歌歌
曰崆峒王母留金方金氣騰翔精且剛吹鑪躍
冶成干將天水淬之流其光夫容始華溢金塘
如蛇吐鄜龍奮涅華陰土拭琉璃裝佩指扶搖
行帝闈鮮飈可持不可當數擊忍折羣睨傍夜
吼歸飛天莽蒼寶而候之臨玉房捉刀刈采割
豕羊壽母夫人垂北堂三月三日辰吉良金母

之生逢會昌愈庚應律春日陽桃花雨水河泉
香文翬拂扇玄燕踰瓊沙委輪雲蓋翔矚首戴
勝嬉萸葉子婦諸孫從樂康寧河聖水清且長
執蘭太清迎百祥雲盤霧縠帷連綱進尊遞陳
藉若芳撫琴次幽掄佩裳瑤池百拜飛羽觴慈
顏笑謳懽未央水心之劍貽 君王

賀馬母王恭人六十壽序

有歌

南陽之新野固海內重邑也。隸周楚，跨荆豫，自漢中興，氣色滋大，遂以名都。張衡所爲賦，南都敘其山川風物，顯偉幽麗，而昭烈武侯因焉。盡于唐建中，世家爲盛，向後未能數數然也。而觀察在田馬公寔起新野公子時良，廷試第二人，官翰林編修，仲良亦以進士高等主司農事。兄弟比肩接鳥而登朝，天下莫不豔之。湯子曰：固

也。漢鄧高密仲華依附日月，開國承家，而唐庾氏休簡翰學工傳，皆不異對風土秀厚有固然者。獨其友人丘毛伯謂予時良先，仲良對南宮式念母夫人甚愴，然久之曰：吾兄弟依依太夫人所言笑飲啖起處，未嘗一日不俱。兄先貴而弟後太夫人，雖權何能不幾微介然於吾弟耶？歸同侍太

三年而以來，幸乃偕南宮以第

太夫人不恢然無憾乎則歸而左右太夫人玉
顏之粹溫太夫人副褱而臨之璫如筮如璋如
圭如歌白華而笙南陔澗中黃而漿穀玉者三
年一日矣而後乃以仲良偕計取上第則又所
爲如取如携者大夫人乃始恢然而嘆曰先大
夫含笑于九京矣已伯仲肅書迎養太夫人太
夫人往而以意示伯仲若曰凡臣子勉身事君

蓋亦以爲親也夫奉母氏乘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園此昔人閒居之志而豈爲是乎若兄弟
何以爲母酬上德汝先大夫歷官中外凡六四
治民而再治兵雞鳴而朝出以朝其屬吾未嘗
不贊以恭日出眡事吾未嘗不贊以勤退食而
委蛇吾未嘗不贊以儉恭而儉以勤無獲罪于
上下以久其祿而吾與焉施于子之兄弟尚迪

有祿而吾幸復與焉昔聞之襄陽馬氏兄弟並
有才氣遭仕非時不盡其用子兄弟幸際熙朝
顯融休懿於是乎在不勝與非恭莫以存其
位非勤莫以旣其官非儉莫以固其節三者可
以事君可以成身可以養親而長年吾且如百
寧奉先大夫衣冠蘋藻而給矣伯仲奉教惟謹
太史日以其間討先則之同異志方訓之好惡

爲異對揆錄地而仲且以都官視關政于滸約
已惠商人爲之語曰許可旅馬仲子之煦滸可
程馬仲子之清則伯仲所爲敬其身以成慈也
慈敬之至天地應焉會太夫人以良月開七袞
壽而太史得以詔使司農以代並還里爲太夫
人進萬年之觴而馳示不佞某曰子善于丘生
知子之能言也予惟長年之道通乎三極恭儉

而勤慈以敬人道盛矣分野三河角亢壽星也
中爲進賢爲鼎柱爲威角攝提則伯仲之象也
太夫人得天矣邑左泚而右涓泚比也于先大
夫爲媿德涓育也于伯仲爲毓材太夫人有地
道焉受函三之粹精處樂都之麗康而眉壽連
娟爲國母師者此太夫人所自有而能言者所
共徵也予恨遠不獲三千里從伯仲後挹西江

神姥泉騰爵而雀躍以言言之不足抃而爲歌
亦太夫人所樂聞也歌曰望楚山兮星漢潯出
曲隈兮玉女臨叶禎圖兮宜鄧陰盛淑則兮流
徽音千年有餘氣猶震昔者王后今夫人王母
戴勝乘青雲真氛淑景相輪菌扶風君子憲四
方育兩奇男時仲良夫人親持帝女乘其上乃
有鴛雛翔我聞南陽稱樂都崑崙閬風無以逾

華薌漁臯香稻魚芍藥之醬百和俱宜城酒清
如漢波蘭堂載笑慈顏和兄弟遞代登南歌瑤
池千秋容詎多

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吉永豐家族文錄序

湯殷人之後也武王封微子於宋命之曰惟汝
象賢修其禮物慎乃典常作賓于王家統承先
王永綏厥世而本原其德曰恪慎克孝篤不忘

凡以悲憐微子之微傷先王之後不傳而以其
文物典常與宋令世世守之雖與國咸休可也
其後微子歲時朝周威儀甚備周之王者儼然
客而歌之陵夷至于春秋宋襄公行仁義焉正
考父爲之追道作商頌孔子始承其衰憂其殘
錄于周魯之後曰予殷人也予學殷禮有宋存
焉之宋而不足徵也則文獻之不足故也是故

之周而學周禮得老子焉因而述殷周之事蓋
老子者老彭也以殷大夫入周爲柱下史而又
生長宋亳間習兩代之事其壽又足以存之孔
子因而得文獻焉嗟乎國家之有文獻也猶人
之有精華氣脉也當其亡雖以王命之勤渠始
封之恪孝而不能必其後之子孫謹守而足傳
當其存之也則老彭一人焉可也吉之永豐有

吾宗焉魁然大矣起宋平叔以來幾二十世譜
凡五六易矣而其先後文雅彬發與所爲名賢
交友積文成林思有以譜之未也蓋萬歲辛卯
予謫尉于雷之徐聞道陽江見吾瑞案兄而愾
然問所爲世者且曰吾二十世祖平叔以宋亂
護從如西而留吾子之先倘是耶予未有以應
第曰元季譜謀散亡予祖文德友信公父子耳

知與蓋翔父子後先焉否也然因以齒陽江君
爲元潯陽江君亦以弟厚予君儒者爲縣令三
判州一皆以清強去官而其從兄掌故君夢鯉
者以浙之嘉禾諭來授于撫掌故君敦敏士也
一日悵然有請于予曰以不腆之家經宋元而
來其魁梧耆宿于兵火屠僇之餘流離散亂然
終以接屬完聚三十里之

家祠皆可得而覆也則譜之力在焉獨文苑之
錄闕如不修吾弟陽江君流涕於此久矣有志
不就吾爲學官掌故無所與于國之典若獻獨
不可以徵吾家乎予聞而愧之已而矐然欣之
曰嗟夫此宋祀之所不能存而故家流風所爲
與國幾焉者也槃匱洗壘傳之數十年世以爲
寶而况于文章亦以流寫其時之風政謠俗與

其人之終始後世或因以一人之事知其鄉因
以一家之事知其國其爲寶也不亦大乎雖然
予有觀于盛衰之際矣蓋予祖茂昭公言予江
南之湯皆唐殷公文奎之後也公之子悅仕南
唐以文章高世國亡從其君入宋藝祖志曰尚
不知我先人諱耶乃改殷爲湯官其父子于宋
御醫平叔其後也餘子多留江南者而予先祖

適以南唐使之錢王所國亡遂留錢塘不歸靖
康之亂以族從康王孟后如洪如臨之旰食以
故大江之西多吾氏而大則文奎公之裔也由
此言之吾人之得世其家也不亦難乎時經喪
亂流離伏匿或從其君或從其父兄子姓昏因
或才其身所在爲可以免而是矣彼其居之不
能守而能有此文獻乎微其居而已新故諱避

之際將其姓是易然則雖有世家其文獻之存
與亡固將有待于國也豈獨其家之人能存亡
之耶雖然宋元亡而予宗之文物有在者焉則
謂掌故君爲吾宗老彭可也

周青萊家譜序

歲在壬寅比部郎周窾六先生爰先子之意于
其宗秩而譜之成以示予遯遯乎其欲予序之

也予讀君所自爲序者自姬受姓而東至于今
號爲賢士鼎門者皆在焉而安仁臨川之有周
氏則自揚吳時始平湖之有周氏則自勝國始
入我明而以科甲顯者則自廉州守宗武比部
君始嗟夫當揚吳錢越之相兵海內如沸藐然
一峙寄身臨川之戰坪蓋瘡痍燼燬之餘形影
存亡所不能旦夕計也而竟以遺其宗得至勝

國贅于平湖以成大姓而有今日盛衰絕續存
亡之際豈可料耶吾聞之留士氏以陶唐氏之
後爲留世卿不可爲不盛矣叔孫穆子以爲在
三不朽非其祿而已也然則族之爲世亦其中
之有人焉可以世云耳徵于周氏有人三焉宗
武以乙科爲瀏陽令卒廉州太守所至有公方
苦節之頌死無以葬妻子至爲人舂紼以活予

謫雷陽聞其所爲戒吏士者曰昔人以不貪爲
寶何必合浦之珠海生珠而不淨蚌生珠而不
全况乃非人所生而欲有之耶廣之吏士聞而
化之若廉州公者可以爲周氏之一人也其從
弟宗鎬予友也於古帝王將相儒者之略無所
不窺談天下事阨塞如在履席老而飢自號無
懷氏於玄同性命之際藏其身死固無以葬也

謂其子曰吾無所負于人止負某氏六斛粟必
反之子如命予爲立石表之云生不負人死不
愧尸若無懷氏者可以爲周氏之一人也而比
部君窾六者於前二君爲從孫亦予友也性奇
穎有氣力能挾發古今奇隱光怪之書爛爲文
章成一家言瑯琊王長公世所稱能文字譏評
人者也至于序比部之文則曰雄博辯麗或才

溢而不自禁然皆能以其才極其詣思必物表
辭必境外其爲世所推豔若此竟以論劾首相
太宰失官乃築鴻乙臺爲樓三成以居有終焉
之意若比部君者固可爲周氏之一人矣天下
之生久矣有一於此可爲有人况其三乎有一
人於此可爲有姓又况其三乎予無能徵遠試
近而徵于州之爲大姓者可得而知也爲吏而

廉未有若廉州公之爲烈也士而隱未有若無
懷氏之秀而貞於大章爲其家言亦未有如此
部君之篤者也嗟夫周之子孫倘思其所爲世
者而存之乎高麗顯融士氏之世祿其未有窮
也予欣言序之亦庶以不朽云

大司空心吾張公年譜序

易天下之至健者乾至順者坤健易而順簡然

而知險以阻者必此焉在也視天下屈身進退
之際變化遊移皆非尋常體勢所測知者知其
晝然者耳如盱新城張司空生平所爲興起生
全本未大致家國兼之其中可異者數焉公家
世盱而母夫人閩也皆大姓富厚大公乃喜破
賣生產而日袖其奇零金施貧子于路當誕公
時夢蛟龍鱗甲燦然堂椅間言于諸從皆駭之

曰何妄意此及公五六歲時母夫人遂乃拾枯
而爨至就食外家以沒公十歲餘孤苦廢學久
乃學于姑氏草次與聘婦而會有間言雖中表
名德時亦莫盡其惠公初學殊無穎名至以溜
爲石之鑽流涕自喻感動良師已若有神人見
夢相爲開發者連第而去爲仕族名家凡此皆
其家世衰興有不可相知者初令婺源治行循

異然不爲分宜相國所喜竟得徵拜殿中侍御
史行鹽河西分宜敗 世宗大開言事者路而
公疏爲二三言者趙公錦吳公時來等洗雪乃
反以爲遊說見逮獨身就詔獄分死矣卒以華
亭徐公目授朱衛使得不死杖下復爲 世宗
遺詔起廢首用公等公爲言去新鄭高公一時
號爲靜理已乃徐廢而高興遂有考察言官之

請而公以太僕少卿與魏公時亮周公世選希
旦等俱坐言事時不謹廢蜀趙文肅爭之不能
也旋爲 穆宗遺詔不及起廢事如是歷十年
所江陵相用事尤不喜贛直益用考察不謹例
錮言事者謂公等終置林涇間已矣江陵相物
故後二三年而前吳趙魏周等諸公皆起暴貴
公亦以中則推舉累官至南京少司空而公亦

意識敦遠樞機周慎優游無事之時待次陪卿
之地殆謂休休者所必庸伺者可以無及矣而
竟用京察時中言者以去此其身與國事相與
舒慘起伏轉易尤有不可知者然公乃得以歸
之逾年年始六十爲長君娶婦更舉少君日從
鄉里父老賓客高會池亭間極偃蹇駘宕之至
前已爲先人兄弟大治冢舍迎墓母夫人于閩

而益復自起冢宅偉麗飲樂其下年且七十撫
然曰吾行矣視蜀木爲材髹畢而逝嗟夫公爲
人至性外順內健與人庶幾易親而可從顧前
後遭歷未嘗不險以阻阻而因以通險而常以
夷蓋乾坤之候家國之變大故若斯之難也爲
人先者要以推訥好施與相貽必食其報爲人
後者常以忠直篤行自致休顯當益長是則其

書然可知者讀張司空歷年考本末尤信云

睡菴文集序

欲殺衆何意千秋某在斯此非霍林前時過江之句乎去予數千里不見其人而壯其心時有所不怡亦復吟此自壯故歲則其門人旌德劉生敦復崇仁王生士煥先後從予遊問霍林容貌言笑在長安安否皆言吾師清顏美髭與諸

生談常極夜且遊日益廣而貌故加肥予喟然而止之曰以予所聞霍林道心人也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所與子墨流連相爲綽約耳雖然亦非世人之所欲得也已而以南祭酒出書謂予題其睡菴文咏予爲拊几廻翔慨然有東下意蓋前聞李公本寧以有所不嫌留寓東間霍林復爾皆予所未見莫由夢

寐者逾年春而霍林復爲世人所疑罷官矣於
是天下有識之士起爲不平而予特甚何也霍
林者道心人也孝友廉貞足世師表而當何疑
于世乎雖然吾有以語此予前在長安嘗謂詞
林袁董二君曰君等苦道心不善堅固文趣不
過奇拔黃閣有何重慕哉世之疑霍林者恠其
黃閣耳亦太早計予以霍林文家推之其福德

常在乎彼人者何以明之見其初第時數作攸
如也至爲其里人作難脫刺客于枯廬破衲之
中幽思顯詞迸然而通瀕沓捷疾歷礫晻忽可
啼可笑若出若沒大非前館閣中常設者矣予
猶意其翩連而貴世樂所誘或忘其智骨焉已
乃讀其文咏種種異之篤于功名世法之外有
以秀鬱而蒼發或千餘言旆如其舒或數十語

稅如其拙如霧流烟如雲漏月如洗峯嶽如抉
塊圯雖其稽積衍按尚未極其曉世之情其必
不爲世人而爲道人文人也決矣至于韻語短
長率意受律氣力沉厚班駁蕭瑟成其家言方
前過江時復已度越矣大致羞富貴而尊賤貧
悅臯壤而愁觀闕此其人胷懷喉吻中殊有巨
物豈區區待一黃閣而後能與世一吐咽者與至

其沉冥病中詩猶有可舉似者平生事倉卒黑
白不成校一死終無辭安得朝聞道夫以欲聞
道而傷其平生此予所謂有深情又非世人所
能得者也嗟夫霍林之于道于文何如也發端
未識得其里人與之患難而迫之起功力未竟
得朝貴者與以賤貧而恣之成彼人者無乃過
爲福德與是睡菴可以恢然適然以山川爲氣

質以烟霞爲想似以玄釋爲飲食以笑嘆爲事業縱橫俛仰槩不由人道與文新文隨道真情智所發旁薄獨絕肆入微妙有永廢而常存者然則所謂千秋某在斯者彼人何與耶然彼人者必曰子何以知其必千秋也又曰卽其饒爲千秋吾且困以今日之事嗟夫以此相難者往往而然又非予所得而言也姑言之以爲睡菴

支字序

騷苑笙簧序

太史公以屈平正直忠智以事其君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嗟夫此有道者之言也天下英豪奇瑰之士苟有意乎世容非好色者乎君父不見

知而有不然其君父者乎彼夫好色而至于淫
怨其君父而至于亂者則有意乎世之極而不
得夫道者也至于宋玉景差之招蒐賈誼之弔
屈雖興廢異時有所憤惻迫發于其中一耳厥
後招隱哀時思沉調急先漢之人能爲楚聲餘
則賦而可矣故賦者騷之流而微異者也榆林
杜君韜武以武爵貴介公子躬上將之姿而好

左徒之業爲五嶽遊楚詞山中吟數卷名之曰
騷苑笙簧其自序則以屈原離放傷悼家國有
所不平而身當國家盛際信而蒙信忠而見忠
無牢騷伊鬱之思有瀟灑優悠之致引類比義
宜與騷遠原其攄懷述志時而放言獨往亦未
有遠殊也誠有然者羽人乘遊則閭風崑崙之
軌也餐霞蘭生則雲中堂下之思也次第有作

靡不流離炫爛窅偃蹇就中辭義曲致寔爲
正則之遺蓋無所好而自不至于淫無所怨而
自不至于亂至其音清節和無携無逼真有氣
逐指而成笙思在口而爲簧者殆非悲筳橫吹
之助與予有概乎此風雅之道息聲貌流絕屈
大夫獨與其弟子依詩人之義隕源發波崩燿
决雲爲千秋賦頌弘麗之祖文則盛矣當其時

堯舜道德之純粹未得爲懷襄用也言殺張儀
止王無西而止顧是時楚獨無將其將唐昧景
鈇輩戰死武安君且來屈子之材誠用固亦未
能當也蓋文盛武不能無衰賴封疆之靈韜武
從容詞旨有墨卿文士所遜避者至其登壇秉
麾鎮虜禽敵居然宿將風以一少年公子而文
武兼盛諒非有殊絕于人者不能將萬里一疆

神明倍強古之所難今之所易與夫戰怨事也
昔人有臨陣必先被髮叫天抗音而歌左右應
之歌卑然後進戰其氣然也誠得騷之意而行
之悲惻排盪憤悃噴薄馳而入三軍之中援玉
桴兮擊鳴鼓誠旣勇兮又以武要未足爲兒女
子道也或曰韜武積精於道於騷所爲托遠遊
而含朝霞者如將遇之若然則韜武固異日之
莊騷也茲之笙簧殆劍首之一映也予何足以
稱之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天下風土相遙資幹懸絕常千里而同心目至
而意授或其生同地受同材乃顧有覲面而不
覩把臂而相忤何也知不易知也是故趙仲一
世所謂精神才力體貌殊絕之士而最能與仲

一相難苦不合仲一得少舒其長慨而發其壯
心者亦皆朝廷精神才力體貌之士且時有西
北諸君子焉而予故江西男子也與仲一非有
所習適吳君繼疎以吏部郎再過家詢朝士未
嘗不言仲吳問予曰子何以知仲一之深其以
亭候橋道館舍厨傳閣之修好耶團棗而道樾
之盛耶予曰固也予前以上平昌再歲計道滕

君館予上官時方傳粥餓民百十里外來去塵
坳中診視伺察屬治河當滕界者常晝夜行步
築之不避風雨暄露之疾五年治縣強半馬上
決責罷遣者乃至上計時都無贖粟可付署者
君時謂予曰幸復此十萬石不足餘也又三年
而予再計過君君行遲予問故則以庾粟之冊
視予數之過十萬石矣非其罰圭撮以上不自

人而以與民莫及此其中寧有不可知者耶至于田入口賦常至以死爲百姓爭九則之命及所爲贖子婦給中種招流散動以數千計下至教礮作炭滕風永而思祠之皆天下人吏所知也蓋予入都盡羿其治地圖集以行標其尤異者示執政公異之再請而後見曰固奇士也首政者不能用而同案某公方言西北治水利屯

作之事需人焉若此其可久之公云已言于某公願見趙君也其往再見公又言之予喜從君往君許乃竟不行曰豈有執政之禮不先而手版立其門者嗟夫此予所以知趙仲一也予出都而趙仲一且以治行最留予謂執政者曰趙君第可用御史出按經營四方在其中非其處也已除吏部郎知其不可久後一年而紫柏先

生來視予曰且之長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體貌固不可以之長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當斷髮時已如斷頭第求有威智人可與言天下事者予曰若此必趙君可久之則聞朝士大譁而趙君去又久之幾起大獄而紫柏先生死矣嗟夫精神才力體貌三者皆天下之利器也而數以示人其容免乎雖然有數予天資怯

弱人也與仲一相遠何啻三千里能一見而知之不知者乃在其所近而氣力相埒者詩不云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蓄雖苦菜而有異味不在多采我知趙君一人爲足新而能知舊所不如合茲予與君皆棄在野無所托言因滕人之祠君也偶爲激發如此若乃祠之春秋田夫棗女坎

坎而鼓之蹲蹲而舞之自有滕之風在矣

趙乾所夢遇仙記序

世何夢而得仙又何仙而得遇有說乎仙人往往聞其名未見其所謂見其人者皆夢也而未能有所遇山澤多枯癯迂怪之士時至朝市雖吾亦遇其人者二三人要與禪寂異其人類多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殆非羸素人所堪清

淨少恚怒嗜欲節服食良藥自輔則吾所爲仙也然則何人而仙耶趙乾所自言吏部時秋病甚神氣委頓殆絕自念平日授中黃術垂目臍輪握固緊齒提攝幽戶踰時稍定白湯一杯引氣自溫中夜粥一盂活矣逾年夢于故讀書處何仙姑授藥一片類桂皮其大若掌食之香徹五内旦起覺精色迥暢欣欣然若有所得者覩

記異之君言修黃中久示予臍間若胎有年何
得更病血下至數筋不當引而化之乃至委絕
不屬而更行禁閉引取溫飲爲助將所謂查滓
欲去耶仙姑初不知何許人予遊羅浮見香山
何氏子孫巾帶者爲言姑無他異少黧瘡不可
行汲或授以箴箠云撈米得珠可服不饑信之
然面改如玉步有金光一夜亡去見于零陵

數百年矣而見夢真寧此亦西方美人之思也
約論之趙君乃前所謂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
而懷仙精炯熿然夢仙情理之常要無足異至
其言日月之光借日之明人之生借心之知所
存者神所過者化如有所立卓爾能言及此其
必有可得而遇者耶嗟夫千世而遇一人焉猶
旦暮遇之也百歲而夢一人焉猶旦暮夢之也

劉氏類山序

古人成言成書皆於理所蘊發者求之天地萬物之品族巨細先民之訓若志顯隱涉廣而造微有得乎內而動乎外者引類以應如博依安詩雜弄游絃若其自有非先有所記而蓄之時然後披而掇之也世遠載籍日以博爲文日以萃卽有厭而反之者終不能以澹嗇取勝又資

日薄而學日以淺其素於蓄而取之也不能如古人之自然類書之興此其尙矣類書興而天下之讀書者廢讀書者廢而天下類書愈不可廢也蓋齊梁間君臣士友徃徃以隸事見奇雖曠曠如高齊亦有華林脩文之役代相層積北堂初學遂分門標舉一二大書而疏所從來其於采擇引取良便以吾觀劉燕及先生所爲類

山虞徐之流亞也然世南以秘書弘文日滌省
閣清高玉冊之林而堅乃以學士奉詔與諸人
分次流略其爲書也有資而易成若劉先生成
是書也來令宜川未能以期月耳冠蓋期會之
所馳逐簿書校稽之所結約宜雖鄙亦必有以
煩心思而糜日力者乃于自公暇餘盡剗家藏
圖書雜記目捷手敏三月而書成其于天地萬

物之品族先民之訓若志皆有以涉廣而造微
熟復之足傲世以所不知而辨人之所不釋非
有資于殿省之秘文奉詔書從事而獨智以集
豈齊梁諸賢所難而劉先生顧易哉亦其天性
嗜學有殊絕者考之先生世家子政玄靜而後
惟唐開元中崑山令綺莊爲集類五十餘萬言
上之朝似先生之在宜川也劉氏其世美也乎

雖然有進于是者在宋吾邑多嗜學而晏元獻始用文章執政曾子固爲序其輯要言公于六藝太史百家之書旁及佛老估藝蠻夷之荒忽詭變而終以三才萬物是非興壞之理顯隱巨細皆有委曲蓋其得於內者如此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脩文儒道德之任其將能乎若先生之學必有得乎內而成乎理者起而爲

大臣師儒資覽略藻風澤古今人亦未有以相遠也先生且以能治劇徙臨故敢以元獻事爲祝而因以僭引其端云

雲聲閣草序

天下之物最大者無如道與法希微淵淪僚恍淳鬱道之存也剗錯瑩盪方儼員幅法之持也法與道際可以言心可以言天下心與天下道

法之所營也性命功實節烈名譽之士無一不
在乎是時一意之時一至之皆足以有言於時
而况其存與持焉者哉余從丁紫崖明府燕言
得讀張文石先生雲聲閣諸作有當乎心與天
下者耶若爲詩歌光恠流離峽北旁薄子墨之
徒習之不可能也各理在宣尼文釋之間其不
一而一不入而入非知之所得言非言之所得

知也言事大者乃爲許相國語定 太子宗社
至計爲郡國談丘賦關澤之政著系記里閭閣
家巷之行雜寫鍾劍優冶之奇靡不騁古今之
倪略揚雅俗之趣會盤紆而英抗躋而夷其所
爲心與天下者殆有以存有以持非恢然言之
一致而無餘者也蓋先生爲郎著節歸與吳越
間諸君子講性命學本乎無欲歸乎無極本乎

無極歸乎無欲嗟夫其於道法之際久矣容容
冥冥吾且聽雲之爲聲

易象通序

人之生而日理澤亦無以大異而所好玩殊遠
士之於書凡民之各其業有所好之有非全乎
好之者也得已則已其風雨旦暮矻矻然而不
已者其有不得已者乎貴游之家去四民之業

而好狗馬聲伎博塞狗馬聲伎博塞其利于養
也不如農民之業其利于智也不如書然而有
好乎此者何也得已者在彼則不得已者在此
吾獨愛 矚王之孫有如用晦宗良貞吉三君
者去貴游之家所好而好古書傳然技止以詩
行于公卿布衣之間游其名至於文字之所起
理義之所變探賾而鈎深刻意而成言亦有時

乎未暇也最後鬱儀王孫好揚雄氏之學方言
奇字多所訓明憮然而歎曰文字之所起者畫
也理義之所變者易也通于書而蔽于易不足
以診天地人物之變乃追而學易凡子夏所傳
九家所爲變象互體者潛測幽討不遺餘力久
而隳括彷彿爲一家言名曰易象通蓋能極暢
其意之所欲至亦可以有傳於世矣豈其不得

已于書而矻矻焉者乎此所謂好之者也雖然
方海岳子未成此書也散然而傲睨敦然而居
休倫黨堂除之間愉如也書成而嘖言且起拘
然以悲條然以貧豈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抑鬼神之害盈乎海岳子能明易必有以通其
故矣

劉大司成文集序

士和司成兩都兩都士稱爲兌陽先生先生言
道德而近名法常曰學士先志官先事空文何
爲蓋其天性廉毅貞穆生於吉州忠孝之鄉而
道學之世故其言動出入必以形影相格不肯
流遜而之他其教然也予性故馴而達官南都
與之遊于世俗嗜好一切無所當好談天下事
與天下賢人而已予稍爲通之引與達觀先生

遊倘識所爲西來意者時亦爽然自失然終束
於其教耿如也今其遺詩文若干首具在蓋士
和之去國與被病皆出意外倉卒不克自定其
文然所存者亦可以知其所亡矣所亡者其人
則東漢之人所存者其文則南宋人之文也而
先是海內人士稍稍傳其與政府諸執事疏記
指發端委稱引連類綱維大細之弛張人材善

否之進退惘歎焉流連焉彼其身未嘗一日當
天下事任而其心不忍一日付天下之事于不
治蓋至於言而躓動而窮然後歸而嘆曰吾讀
養生家言矣最後探旌陽令至德觀宿張道陵
龍虎山中上追洪厓驂鸞之跡下覘僊巖遺蛻
之處嗒然有思泫然而悲曰死生亦大矣吾無
以處吾心又何以譏稱爲將招予從汗漫之遊

竟長生之事曾幾何時而以無妄之藥已矣傷
哉天地雖云大無之寄此身此非吾兄詩識乎
不問家人產誰要國士知此非吾兄心行乎孟
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欲知其人
論其世然則士和之所爲人及其所遭遇之世
於士和之書之詩其能無愾然長嘆者
何人吾亦忍涕而待之耳

玉茗堂全集卷之二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趙仲一鶴唳草序

陸平原山海異才爲河間嬖人讒死兄弟嘆曰
欲聽華亭鶴唳其可得耶趙仲一如相如抱璧
睨柱幸不碎問道而西歸陶穴躬耕黃冠草服

猶得聽山河鶴唳飲靈湫嚼金絲草平原有是
乎趙君偉容顏性孤到雄邁然好禮下士與人
嘔嘔如也故其去國朝士悲焉道侶疑焉諸生
野老苟有識者咸用喟焉牢騷於書疏迴翔乎
咏歌秦夏殊詭玄釋增異得若干篇門人總之
爲鶴唳草言嘹唳也其悲如唳焉白露警而鶴
唳清知霜雪之將至也雖然亦顧其地與時吾

當受選吏部旅立軒墀之上有白鶴焉引吭而
鳴疏翎而舞高趾遠聽修然百禽之外已而傾
之以稻梁注之以潢潦未嘗不味之而就視也
孰與夫不好鶴者放之嵩華江海之間乎朱冠
縞衣絕塵滓之色良宵清晝發清迥之音若斯
者固亦俗士之所不能有而邇人之所不可無
也惡知鶴唳之不爲鳳歌也乎聞之鶴仙禽也

異焉者以胎化君嘗坦腹示予曰吾結胎久覺
五內如玉鼻嘗聞異香暗室瞳子有光若蜚雪
然則君之爲羽衣也其亦近與顧書示予爲取
債家所苦鬚髮盡白面目焦黑懊喪呻吟不能
自休者何也嘻此其所爲鶴唳也與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

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組猶急之無宜以縵
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毫鎬之法常在伊萊
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敖翔而登太
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
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
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
侯相攻并敝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

伯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

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爲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爲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鄙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爲也是故

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爲乞漕粟大府錢施其民間公庾庠中無如也徐起與吾北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牘積金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予啞然而

宮館馳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巳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

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
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强之效所
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而終無亡敝
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
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爲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
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
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
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
亦幸而生于王者之世夫

趙子瞑眩錄序

孟子告滕世子滕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引
書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問者曰滕地瘠小殘
弱因之可幸旦夕投之瞑眩恐更不勝答者曰
有國必有土有土必有民有民必有受藥者顧

藥物何如耳然則以何爲藥物乎曰以性善爲
藥物然則孰爲此方者曰先天地以來卽有性
善一方伏羲視卦氣神農化毒草軒轅畫井田
封建所以利生成世皆是物也至堯著其方授
舜曰允執其中已而嘆曰四海困窮矣舜以授
禹而湯文王周公孔子守之孟子識其大者故
與滕世子道性善稱堯舜而曰滕可爲性善之

國至問所以爲國大畧復井田正經界十一堯
舜之道也曰若此則藥性善矣復何所苦而瞋
眩與曰舜言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道心者藥物也其性至微人心起則常與道
心爲瞋眩不勝則危善用藥者必致精極一隨
瞋眩攻之而不止時必有搖手反唇止其藥物
者鎮之曰無稽之言勿聽蓋危之也此孟子所

謂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者何言暴汙惠君良
吏驟爲投此亦有憤憤而不敢遽受者何也皆
所謂因之可幸且夕者也趙君仲一治滕偉容
幹精吏事廉而有威苟因之且夕幸無事而去
甚易愾然曰滕病痼吾不藥之無起時吾欲用
滕子之國正經界復井田復次而限田未遽可
也歲凶不食何以食歲逋不償何以償歲流徙

不歸何以歸我知之矣豪右受民所寄田失稅
而移責單細民民有田不能深治饑則徙而他
之田益以蕪賦益以逋必令自名其田戶度之
無寄隱而後可豪者懼撓之曰若而年固已度
田不遠矣間以撼大吏君朝上議立行身與豪
貴人鬪而馳田中瞋目赭面奮髯怒號豪不可
當辟易就丈無幾何而籍定則又羣洶而蜚言

大吏君曰此正所謂無稽之言也吾執吾中已而人心定大吏莫如君何凡得隱田并墾除數千頃買牛千頭活饑民數萬人歸流民數千戶始至倉見糧三年積粟止十二石乃課民樹桑棗有貴人子毀其一株輒收捕償樹十而舍之後至數萬株所至桑陰常滿城壕半乃有蓮荷香若南方亭隧盡斥垣樹表列賓舍有序學士

誦歌市賈無飾男女廉貞休休于于河洛之間蔥然一善國也由今思之滕之人經幾瞑眩而至此雖然不瞑眩則不受藥瞑眩則其受藥處也受藥則其性善也趙君可謂善醫國者問者曰能醫天下乎曰有命國小而天下大管仲子產吳起申不害商鞅諸葛亮王猛皆以藥瞑眩其國下疑而上信故勝而成功王安石信于其

君所用藥物亦種種當宋人病而其時與爲瞑
眩者韓富司馬公諸人也此皆所謂惠君良吏
者卒以不勝而止世遂謂安石無能醫天下矣
而其治鄞也固效彼固稱用堯舜之道者然則
移滕治於天下可乎趙君所入用者皆世所語
王道藥也而氣勢形格常以霸藥見疑夫有霸
藥之疑而令天下瞑眩知其於治何如也雖然

趙君固知學者歸其鄉處秦阡陌間歌豳風益
繕其性更出而授藥必有神而化之天下霍然
病已者矣

趙仲一鄉行錄序

趙子鄉行錄錄真寧父老子弟以趙吏部邦清
有功德其鄉而草笠徒行闕於儀體相與共上
其守吏求以車馬優重趙君也父老意良厚趙

君之去吏部也同官予鄉吳君仁度坐爲君疏
理調南漸徙至太僕使歸示予斯錄予謂趙君
賢者而其鄉德之如是然其鄉之大老在兩都
者不下五六公吳君何不爲趙君一言而令坐
廢無乃非其鄉行意乎吳君笑曰嘗以語其鄉
乃更有不好趙君者問故吳君不言嘻予知之
矣將如孔子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

惡之與吳君曰不然凡譏削趙君者亦皆忠信
廉潔之老非爲不善者也予益怪之久而醒之
矣夫所謂忠信廉潔者微孟軻氏所謂其鄉之
原人與鄉原之所至不好者狂狷趙君將無得
爲狂且狷與若此或非所謂善者惡之而向時
父老言趙君有功德不可徒行以辱之者乃誠
善者之好也嗟夫趙君高氣異材天下有識者

聞而好之意相近也而其鄉老在朝者惟恐趙君不徒行在野者惟恐趙君不得與是何其鄉用情之遠與嗟夫一遂昌令也上六年計求去南考功某曰遂昌有關係人何得便去予竟去未嘗一日之官矣又三年計而溫中丞出故相揭袖中曰遂昌有言宜遂其高尚二公皆秦人也而異同若是其又能盡好趙君與且方今士

大夫進退以黨秦楚北而吳越南趙君前失越相意以去天下意君秦人也去兩秦之大老曾莫爲援然後知趙君天下士也鄉人難與爲行不能不與爲行獨秦而已耶

太平山房集選序

通人之言曰善觀人者不觀其人而觀其人之天相千里馬者取其精遺其粗見其內而忘其

外以此謂之天機子言之矣富貴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君子有所不去不處以成名于其仁蓋造次必於是而顛沛必於是是不有天機存焉者乎不然而曰必於是是固有不可得而必者何也其外而粗焉者耳故曰言語者仁之文也行事者仁之施也行莫大乎節行而言莫大乎文章二者皆所以顯仁而藏其用於世固非以

成名也而名不厭成 國朝制天下常以此厲臣子忠孝之節吉之羅公燹正論大臣起復非是後百餘年爾瞻鄒公繼之羅公止于賤貧公顛沛殆甚前後公而必於是者固亦有人焉而公之名以成何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而自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中庸者天機也仁也去仁則其智不清智不清則天機不神乃至有

顛沛可必造次不可必貧賤富貴之際終其身
有可以爲名不可得而成名者公於其際固屢
矣仁存其心如將造次而弗離然則公其天機
勝與何以知之以其文知之公所爲奏議傳贊
書論詩歌無慮若干卷大抵皆言均天下國家
蹈白刃辭爵祿之事而未嘗不出乎道中庸之
意正而不羈旁而不離發憤譏切大臣之事詘

然而止餘多以大雅寬然之思感動主上所
傳記悲美多以表發道術感慨烈行幽憂所不
能平與學道人酬答常治其偏至言修曰必有
以悟言悟曰必有以修言悟修曰必其中有真
而後可蓋學道人言多出乎是獨公言之如水
玉之清以明如芝蘭之馨如英英乎其出雲而
昭昭乎其發春也令人挹而愛之不可忘受而

體之不可易緒爲詩歌濔然以和公其天機勝者與蓋予童子時從明德夫子遊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與言或歌詩或鼓琴予天機冷如也後乃畔去爲激發推蕩歌舞誦數自娛積數十年中庸絕而天機死蓋晚而得見公文乃始憬然嘆曰是何仁者之心而智者之言如相馬者吾今猶未能定其色知其人之天而已公固謂予曰非子莫爲序吾文者因爲欣言之如此固將有事乎此而就正焉非如世所云以托公千秋之名而已也

調象庵集序

萬物當氣厚材猛之時竒迫怪窘不獲急與時會則必潰而有所出遜而有所之常務以快其情結過當而後止久而徐以平其勢然也是故

衝孔動楨而有厲風破隘蹈決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紆紆氣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辯之間固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東吳鄒公彥吉著調象庵集數十卷以余所好急取其詩而諷之已異焉當其興屬而起瀕洞合沓

勃聿琤璨可使霆發電睽魚跳鳥瀾粹不可得而當也逮其法至而行則復倚儷澹淡切迭稽詣若晴雲穆雨堅車良駟逝不可得而厭也文則皆名岳廣川之環其前而通人選賓之駢其後彪炳渙汗要于足傳而大致有動於余衷者蓋公才具高偉於世故疊疊之業開濟有餘而心目大明神骨太峻於貴倨無所可下於夷伍

無所可借用此率意而酬殆非頻頻所了蓋自是公之進退無恒而天山有筮矣嗟夫有高才而鮮譽仕其與能靖者與折節抵巇非公所習則其鬱觸噴迸而雜出于詩歌文記之間雖談世十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沄沄有所不能忘者蓋其情也至於今四海人士鮮不引重公者然猶大其才而高其氣則當時之嶽嶽一世

何如矣雖然世人爲其不可傳者而公爲其可傳者噫而風飛怒而河奔世能阨之於彼而不能不縱之於此然公復自號愚公而謂余曰平生此道恒以酒廢病廢游廢頃更以事佛廢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纍纍而是公之廢無乃其所爲興者與聲音出乎虛意象生於神固有迫之而不能親遠之而不能去

者聞元成本寧二公當過公所其亦以是諭之
爾

株宏先生戒殺文序

春秋介葛聞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
雞自斷其羽悲而疑之后予從太常視一犧齒
長矣常先祭數日涕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
後乃數人負之至庖門竟自喑鳴躑躅死不成

爲犧何其信也夫以禮死而痛若是况乎以食
折財竟者乎夫太古食鮮如豺獾相祭已亂矣
中古粒食而不絕鮮至蜂蟬螳子亦爲聖人所
食豈不痛哉此亦聖人生長東土習味肉怨不
能爲之斷矣末流至使肉食君子肥不可動昏
不可靈又使貧士流涎餽啖其側此非膏脂之
累乃聖人不制之過也幸有西方神人因機止

殺有如萬一禽魚復安橫目之心淨矣至云無
始以來遞代相食取報人無信焉徵於余郡南
青雲鄉有獵翠少年乃爲一美人死後美人死
時有大翠鳥如鷲出戶飛余先祖伯清聞之嘆
曰心精則化寧循其端翠精於怨猶能報人况
靈於翠者乎遂素食草履常步耜耕斷內人珠
翠飾恐犯爲人所化牛馬蛤翠也今何可得乎

善哉祿宏先生爲諸蟲流涕鴻臚孫君又爲精
信廣流傳焉粒爲癰疽勒方度殺業也

光霽亭草叙

顯祖得爲祠宮南來客言山林遊適讀書之美
此皆非顯祖所以喜也而喜得堂上二老先生
記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溫柔敦厚詩教也
潔靜精微易教也二老先生之德性問學非末

學所能遂窺亦可謂之尊而道矣以語吾鄉講
學之士鄒比部等因問曰爾何以窺二公之能
尊且道乎顯祖曰觀其容讀其言其容皆溫良
恭儉讓者也此易識耳其言則方公之詩敦乎
詩周公之文精乎易衆多以爲然然方公之詩
已有息機堂集行於世爲徵而周公之文未爲
世所窺顯祖雖記其論說數條傳於人而平生

雅不能言口旨未暢乃時時謁周公乞梓之亦
私欲以信吾言也而今果有光霽亭集行於世
捧而讀之乃私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所以爲
文也恨吾齒之已壯材之已固無繇進於此道
也童子之心虛明可化乃實以俗師之講說薄
士之制義一入其中不可復出使人不見泠泠
之適不聽純純之音是故爲諸生八年而後乃

舉于鄉又十三年而後乃進于庭素學迂而大義不明也因思世人受此病者甚衆獨無秦越人之術剗其內藥而洗之令別生美氣也雖然讀周公之文亦可以知治本之技矣知文者當亦有以信斯言也夫

張氏紀畧序

晉人有言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余爲寬言之

曰生別猶可死別何若年過耳順愈不喜逆戒客幸無以悲傷事相聞卽世間悲傷文字亦不必見也何也其叙述世家坎坷流連乃至若數冬而不邁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者固却無視視亦不竟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乃以崑山張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畧見示則有不忍不視視而不忍不竟者竟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

間排惻慨嘆一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某若某者皆嘗述其世家以煩子目未見子不响然而豔也讀張氏畧而泫然傷之太比于人情與余解之曰固也吾亦世人耳世之所喜吾得不喜世之所悲吾得不悲且彼其家男子而世纓組婦女而世禕翟外內休融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于斯與何久瘁而不豔也客

曰何如曰其六世祖道瑾起于贅壻立而與婦願歸孝弟力田以有其子德聲爲縣從事輒自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迂騎而避少婦之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泉紉緼以衣里中笑孺廣糜餌以飼囚有德者矣而子諸生唐文乃二十歲而死且死衣冠強起坐使畫工傳之曰後人庶知吾齋志以歿乎妻爲盧節婦也撫其

子抑甫六歲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蔽天
呼母盧起視驚喜令兒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
印月下慟欲絕爲述亡考讀書時事相抱痛哭
而雲中雁聲裂然嗟乎聞此而有不泫然者情
耶抑甫爲諸生已復棄去而其婦晉孺人歲祭
掃必戒必泣曰先姑有言兒孫奉養有盡似綠
楊紙錢年年如故則兒家之祥也至抑甫有子

諸生宗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幸乃五十二而
貢于鄉矣終六十二而不受一命之榮婦季行
年八十矣而爲其子食貧縶纏不能自休以歿
此豈不足悲乎生子也才如元長發舒五世之
鬱伊將是焉在而爲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廢
至云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母病時
以手按母肌肉消減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猶喘

喘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理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元長目不可得矣有子鐵兒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閣中鍾子期也爲孟家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乎凡此數端者客以爲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知前所云世家者之先容愈張氏而張氏後乃終

不如前數世家耶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爲嘻然久之曰固也語不二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季之後幸乃如客言可也

蘭堂摘粹序

我完素江侯以文章家起大閩之西而長予郡之金邑一時吏治用決裂無所顧護爲好予獨

喜侯顏敦而氣冲有以下人。一見知其脫越世俗吏習動于醲醇蓋暮而其政已效矣。治士大夫禮而治民惠韋朴之楚不聞于境外而稽比以時訟無緩罰工作之煩然常有所愧悔至爲希少蓋嚮見侯之容知其循且良焉必矣。雖然殆必學殖與久之授其爲諸生時所集諸家言益挾玄而標其粹者予受之歎曰侯殆有進于

道者與此其於古人之書也不皆感乎目而成乎心然且章而摘之句而剽之編連而序之固將爲夫世之學者磅礴徑省有可以給取乎是而爲夙所流纈意不能無愛之雖以予之衰且老而一接乎離離諸家之言感侯之勤讀而乙之拊而三之尤不能無愛也昔人之喻唾者大如霧雨細若珠璣出乎人之精神一也江漢之

瀾漱而爲溝取于美田引其涓涓泠華出泉凡
以汰故爲鮮不可謂非其全矣嘗試語之六經
儒者之辨莫燦于周孔天人之際爲持其平若
夫老莊之屬人而之天管韓之屬天而之人凡
世之蘄有所立言成書托名字者必皆有一乎
是學士得而精之通其數言舉可以攝理事而
施于世世固莫有致其精焉者予知之侯之學

殖矣刑名短長之說不足相誘動而其治獨以
俞俞歐歐凝重以慈常出乎道德之意並諸家
所以表術事形物機者侯若皆有所得之異時
所施用當大著此以薄示其精烈令學者亦有
以窺天地之全百家不可廢也

超然樓集後序

於越通于吳其地文物而風美而處乃與江右

隣質以野其氓既曠于法物之聽而吏於斯者亦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蓋平昌令局于面墻而無與語者五年于茲矣天幸於越大人臨之始與士民約教以鄉比之長如周官禁其佚而敖者至於童子小學各有程吏率惟謹平昌令捧令而嘆曰公之文其在茲乎屬者以叅知天下事其以文化成也何有郡丞許公聞之忻然曰

未也公之文有以開萬世者乃帥十縣令稽首而求發覆焉久之乃得其超然樓所爲文各體具是十縣令起而卒業焉大者若雲漢委迤于天而星含景流也若山之延夷起沒于地而烟霞草木禽魚光怪響象莫不儲以興也若觀九奏雲咸淫于舞馬歌嬪而短章若竒音獨奏其凄鏘詘然又若孤嶂寒潭之秀以澄而冰霰之

冷歷也蓋十縣令始知公之文有以極古今之
變化見天地之大全而平昌令一旦出面墻而
遊通都神明爲之練汰心容爲之解舒舞之蹈
之不可得而言矣旣而頓首曰試言之竊意超
然有五難有殊絕秀卓偉厲之資而後可以竟
業公有其資一也竟學然後其資庶以有所立
於時而不廢公無所不學而學必深二也孤絕

而興者危得之而已後矣公生而有忠父孝兄
家國之務聞若性成三也雖滿而動其中外阻
山川閒遊之觀則不適吳故文物風美之地也
遊客大雅將朝夕焉意所至而開四也若宦而
偏窮偏通無屈折頓挫之迹亦不能有所憤會
而成文公外朗而中已蒼世有知有不知者物
之態色時之機趣無所不經而盡苑蓄以遊於

文五也公有此五者其觀於大全而變化極也
超然不亦宜乎若平昌令者生于質而野之鄉
學而廢于暗仕而偏於窮外無所發皇而中有
所底滯雖得公之文師之而萬一也亦可得而
超然也乎哉于是九邑之令拱手而嘆曰平昌
令可謂汙而自知不阿其好者矣因敬梓而傳
之殿以平昌令之言附不朽云

